

少年一推理事件簿

誰偷了考卷？

撰文／翁裕庭 繪圖／陳小雅

第一次聽到「識人不明」這四個字，是出自於我媽口中。當時我爸媽在吵架，她突然冒出這樣的臺詞：「我真是識人不明啊，當年怎麼會傻傻的跟了你，從此過著苦日子……我真悲慘啊……」從那時候起，這四個字不斷的在我家出沒，我才發現「識人不明」原來是我媽的口頭禪。有些時候我爸會惱羞成怒，而被飽以老拳的我媽也就變得更悲慘了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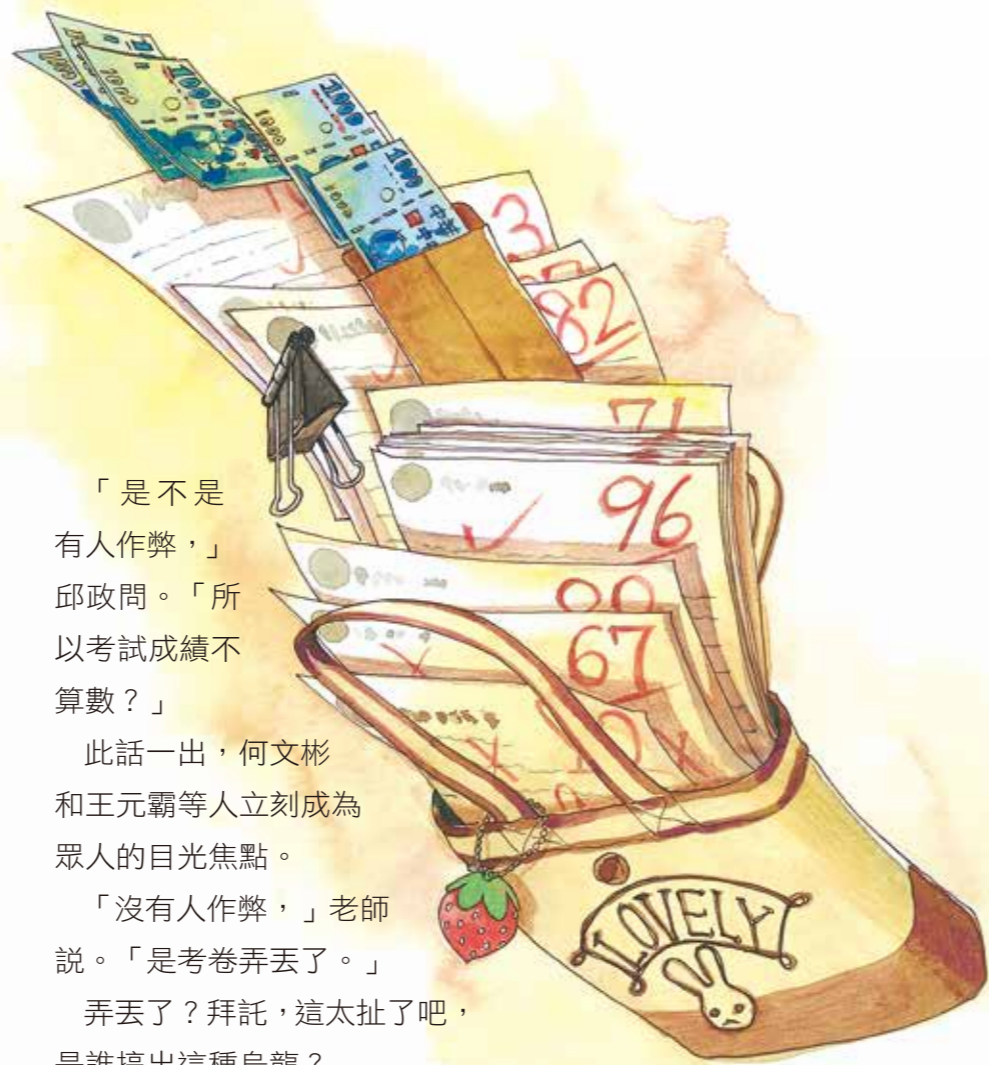
被悲慘的母親生下來，在悲慘的家庭中長大，難怪我也過得挺悲慘的。

一直以來，我始終認為「識人不明」代表了負面的意思，直到今天我才明白，「識人不明」說不定是件好事。

玉茹老師走進教室時，表情有點嚴肅。

「各位同學，昨天的數學隨堂測驗，今天下午要重考。」她說。

「為什麼？」「怎麼會這樣？」「哪有這種事？」「我不要！」……全場一陣譁然。這也難怪啦，對成績好的同學來說，再考一次是浪費時間，對成績差的同學而言，重考一次簡直是再經歷一次折磨。



「是不是有人作弊，」邱政問。「所以考試成績不算數？」

此話一出，何文彬和王元霸等人立刻成為眾人的目光焦點。

「沒有人作弊，」老師說。「是考卷弄丟了。」

弄丟了？拜託，這太扯了吧，是誰搞出這種烏龍？

「老師犯的過錯，不應該由學生來承擔。」馬玉珍語帶嘲諷的說。

「對不起，這是我的錯。」

真是令人跌破眼鏡，站起來低頭道歉的人，居然是湯子怡。原來教數學的范義文

老師，交代湯子怡放學後去他家拿批改完的考卷，並請她登記全班的分數。可是在回家途中，不知怎麼的，她竟然弄丟了整疊考卷。

「你沒回頭去找嗎？」鄭少傑問。

「當然有啊，」湯子怡一臉尷尬的說。「但就是找不到。」

「你該不會是沒考好，乾脆就把考卷扔了？」章均亞提出質疑。

這話也不無道理。但問題是湯子怡不像這種人，她是數學小老師，印象中她的數學考試成績從未低於95分。

「只弄丟考卷嗎？」邱政又問。

湯子怡遲疑片刻才回答。

「還有我的6000元鋼琴學費。」

「我就說嘛，」邱政說。「誰要拿走我們班的考卷，一定有別的動機才對。」他起身對大家宣布。「要不要來玩安樂椅神探的遊戲，看誰能把失物找回來？」



所謂的安樂椅神探，就是不需親臨現場，光聆聽當事人敘述案發過程，就能查出真相的神人。於是在大家的慫恿下，搞丟考卷的當事人開始敘述整件事的經過：

放學後，湯子怡按照范義文老師提供的地圖和地址，前往他家去拿數學考卷。老師家離學校並不遠，沒多久就找到了。她把整疊考卷放入手提袋，袋子裡面還有鋼琴教本和裝了6000元的信封袋。她離開老師家要去上鋼琴課，途中遇到一個拄著拐杖、行動不便的老先生。湯子怡迎向前去，問他是否需要協助。

「我要去WE便利超商，」老先生說。

「不過謝謝你，我自己可以走路去。」

湯子怡心想，你走得這麼慢，要走到民國幾年才會到？

「爺爺，我扶你過去，這樣比較快。」

「哎呀，到了我們這種年紀，快慢已經不重要，因為時間多到用不完。」

「爺爺，讓我幫你嘛，我今天還沒有日行一善呢。」

實在是拗不過湯子怡，於是在她的扶持下，老先生帶路前往WE便利超商。進入超商，從架上拿了一條土司，老先生走到櫃檯掏出錢包要結帳，他顫巍巍的手指頭一邊點算錢包裡的五元與十元硬幣，一邊稀里嘩啦掉了一地銅板。湯子怡立刻上前幫忙，她幫老先生點算出正確金額交給櫃檯小姐，並撿起地上的零錢放回錢包，隨後一手拿著土司，另一手扶著老先生走出超商。她心想，乾脆好人做到底，於是護送老先生回家去，幸好他家也沒很遠，